

輞川詩情禪意(二)

陳昭伶

〈華子岡〉在《輞川集》二十首詩中列居第二：

飛鳥去不窮，連山復秋色。

上下華子岡，惆悵情何極！

此詩承〈孟城坳〉筆調清新宛轉，首聯繪寫山水景物，尾聯抒發情感，又是情景交融、意境完整之佳作。

華子岡地勢較高，為輞川北區登高攬勝之處，王維於〈山中與裴秀才迪書〉一文中，敘及冬夜登華子岡之經過，精彩描繪出其夜景：

夜登華子岡，輞水淪漣，與月上下，寒山遠火，明滅林外。深巷寒犬，吠聲如豹；村墟夜舂，復與疏鐘相間。

輞川美景有山有水，與作者相伴賞景唯有空中一輪明月，嚴冬寒氣更顯孤寂，遠處燈火雖有些微暖意，然在遙遠林外，若有似無的明滅。白日人煙稀少之山頭，冬夜更是否無人跡，四周太過於寂靜，唯一觸動人心乃狗吠，聲有如凶猛山豹。原孤寂不安之情，後又因聽見擣米聲、鐘聲，心靈得到慰藉。

〈華子岡〉乃作者述其秋景之作。詩人登高見到飛鳥眾多，視野隨之延伸，見到連綿青山，金燦夕陽動人心弦，同時驀然驚覺已為入秋時節，又一日將盡之黃昏時分，聯想自己往返華子岡，歲月不斷流逝，已為中年之軀，乃興「是日已過，命亦隨滅」之惆悵！

五絕形式短小，適合表現刹那情感，所敘情事簡單明瞭，然元人方回《瀛奎律髓》論此詩為「窮幽入玄」，並認為唯有虛心靜氣地參詳，方能領略其真義。清人張謙宜《視齋詩談》評此詩「根在上截」，一語道破此詩首聯包藏玄機。

「飛鳥去不窮」由飛鳥擴展出無邊的空間視野，又呈現飛鳥逐個飛逝，而體現了時間上的連續性。其中值得進一步探究乃「飛鳥」，歷來詩人以「飛鳥」入詩之佳作頗多，大家所熟悉乃柳宗元「千山鳥飛絕，萬徑人蹤滅」（〈江雪〉）之詩句，另有岑參「惆悵飛鳥盡，南溪夜聞鐘。」（〈因假歸白閣西草堂〉）、王維「浮雲幾處滅，飛鳥何時還？」（〈同王昌齡裴迪游青龍寺疊上人兄院和兄維〉）、釋護國「舉頭何處望來蹤，萬

仞千山鳥飛遠。」（〈臨川道中〉）等佳句。這些詩句中具體景物描寫有所差別，然其內蘊思想有無常、無我和寂滅等深義。

漢譯藏經中有「飛鳥喻」，以飛鳥作為喻體，取其高飛遠逝無有之蹤跡特徵，如同「船過水無痕」之現象，說明世間諸法緣起緣滅之深義，如《維摩詰所說經·觀衆生品》云：

如盲者見色，如入滅盡定出入息，如空中鳥迹，如石女兒，如化人煩惱，如夢所見已寤。如滅度者受身，如無烟之火，菩薩觀眾生爲若此。

《大方廣佛華嚴經·如來出現品》（八十卷本）中也有「飛鳥喻」：

了知諸法性寂滅，如鳥飛空無有跡。

按佛教依緣起論說「諸行無常，諸法無我」，認為包括有情衆生在內的世間森羅萬象，皆悉處於連續不斷的剎那生滅過程中間，沒有常住不變的固定自性，萬物處在剎那相續的生滅變化之中，如飛鳥行空不稍停歇，前者方去，後者又接踵消失，如是更迭遞嬗無窮盡，留不下任何一點永恒的東西，唯有寂滅才是一切有爲法的真正歸宿。

王維習佛，深受母親崔氏影響。崔氏篤信佛教，王維五、六歲之時，其皈依於普寂門下，開始了「褐衣素食，持戒安禪」的生活方式。王維自小接觸佛門，佛法妙義根植於心，再加上卅歲那年，經歷喪妻之痛，同年正式皈依道光禪師門下，並「十年座下，俯伏受教」。此後與佛門的互動更爲頻繁，與禪師的往來更加密切，修行也愈加精進。

王維是一位虔誠優婆塞外，也是一位優秀文學家、音樂家、畫家，比一般人心思更爲細膩，觀察力更加敏銳，因此擅長捕捉稍縱即逝的紛藉群動，將明苦空寂滅之理寓於詩作中。

「飛鳥去不窮」是王維即目所見景象的真實寫照，另一方面又是同佛經譬喻所設喻體的感觸相通，兩者經創作主體直覺和經驗的挪移，便將「飛鳥喻」的理性內涵引入詩句，描述山水自然美景，仍賦予宗教哲學思想的象徵意義。

有關山水詩之創作實踐，若藉由具體景物表達抽象理念，詩人將兩者融合無間，必以學識和生活經驗彌補兩者間距離；而佛典譬喻則可充分發揮其傳媒牽合的輔助效益，就如《華子岡》那樣融攝《維摩》、《華嚴》等經「飛鳥喻」內涵的情形，於唐代其他作家的詩集裏亦不乏相同類例。